

大水过境,泥沙俱下。两日一夜后,水稻从浑黄的水里冒出头来,一身泥巴,委屈而倔强。父亲手执木勺,冒雨下田,一勺一勺泼水,为稻洗濯。

大水经常过境,不是今年就是明年,不是明年或许后年。大水是桃花溪泛滥而来。桃花溪安静时只有一勺水,凶起来,却有半海之水。半海之水天上来。村口几家代销店,地处低洼,大水汹涌而至时,一层店面被淹,许多零食漂散。长鼻王或泡芙应该漂得最远。板凳和冰箱漂到门口,又被追了回去。

父亲的水稻田里,二十块专属稻田木牌只剩三块,分别是:雪乔专属稻田;王小京专属稻田;可一家专属稻田。父亲又找回一块:查杰慧专属稻田。六月中旬我们到田里插秧,大家见到了自己的水稻;现在木牌子却随波逐流去也。一块用了五年的木牌“父亲的水稻田”,已有了岁月的包浆,这一次也漂去了远方,这些木牌子把我们大家对于土地的热爱,以一种浪漫的方式,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地方。

我让父亲再准备一些木牌子,到时重新写上字,再插到田间。

水稻之名既有一个水字,也就不那么怕水。曾有一年,水淹七十二小时,水稻露头后大口呼吸,继续生长。水稻一生命运多舛、磨难不少,没有谁能随随便便谷粒满枝,大获成功。虫害稻瘟,或早或涝,杂草欲争天下,蝗虫伺机而动,田野里危机四伏。平安从春到秋,是田间最重要的事。

大水之后,水稻虽仍未完全恢复生气,但也还是青绿喜人。暴雨又至,落到田间噼啪作响,稻叶趴在水面,依然承载圆滚滚的水珠。稻友说是“稻坚强”,我说那是“稻倔强”。

南方多省洪灾,我们的损失算轻的。村里沿溪所建公用设施摧毁不少,石阶石凳悉无踪影,村人扼腕叹息。我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,能做成一点事情殊为不易。多年来村子都有发展诉求,惜大家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有时到省内各地行走,尤其临安、萧山、桐庐、淳安、建德、德清等地,有的村子建设发展极好,也生羡慕之心。然而……天下的事情,都是说说容易做做难。

草盛豆苗稀。田边原先育秧的一小撩旱地,前段时间种上了黄豆,豆苗短小,长势良好。看来大水对它也没有什么影响。想起陶渊明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”句,有人说陶某人不善农事,实乃误会他了。种豆之地,缘何要把杂草去除呢,草与豆共生共长,一点都不会相互妨碍。田埂上的黄豆,到了秋天,一株一株没在草中,也是果荚累累。

父亲在田间发现一个鸟窝。这鸟窝奇怪得很,架在三四菀稻禾之上。是白鹭的窝。白鹭把稻叶啄断,架上许多枯枝,横七竖八地叠起来,又上面铺上一层稻叶,看起来甚是舒适。全窝的稻叶还是碧青的,可知这窝新完工不久。父亲前两天发现时,窝中有两枚鸟卵。昨天傍晚我去看时,窝中已有四枚鸟卵。白鹭构筑生活的效率很高——七月一日大水才退,这三四天里,它已将日子经营得很有声有色。

父亲发现,白鹭还在窝旁插了一根竹枝。不知道是不是记号。我们在那里看了一下,没有见到母鸟,也没有公鸟,便小心地没有去碰它的窝,怕它们发现异样。这日子,虽还有风有雨,却也算是静好的了,且不要打扰它们。

我在田埂上候了半天,见到几只白鹭在远处起起落落。也不知道是它们之中谁个的窝。

白鹭多时也是多的。半文兄说应是牛背鹭,我以为这一类鹭鸟,一概可以白鹭称之——从前喜欢栖停在牛背上。现在牛都没有了,牛鸟图也就难以重现。白鹭起落,身影轻逸曼妙,在青黛色的层层山影和绿色的稻田里,鹭鸟的白色就很是好看。

有朋友问,我们的稻田里是不是也能养鱼。现在很多地方流行稻田养鱼或养鸭,或是鱼鸭兼养,形成一个稻鱼鸭共生系统。我就此专门咨询过水稻界的科学家。就种养效率来说,稻鱼鸭共生,远不如把一小块田圈出三份来,一份种稻,一份养鱼,一份养鸭,三者都会长得更好。其实哪怕是共生共养,也只是某一个有限的时间段里,三者共生共养。即是说,稻田养鱼或养鸭,可能看起来比做起来更美好。至于我们这一片田,能不能养鱼呢。我想,也是可以的。大水过境之时,河流会带来许多小鱼小虾。我蹲在田埂上时,就发现田里已有小小的鱼群了,也有小泥鳅了。恐怕白鹭也是专为此而来。

现在我们有了一个“稻—蛙—鱼—鹭—风—雨—雷—电”共生系统。

钱先生写了四个大字,“种稻得道”,我和父亲一起把它挂上墙。

大家V微语

恋爱须知

□刘埔

●每一个令你真正动心的女孩,必有一点其他女孩不再会让你感受到的极美之处,这一极美之处会在一个阶段里不由分说地主宰你,令你全身心地感动。

●所以它应该是你终身的信条,即便分手也不可以亵渎它,否则就是亵渎了你自己的感情。

●如果你仅仅是对某个女孩感兴趣,却没有那种原子裂变似的反应,你不可去招惹人家。你可以等待,等待时间和机遇为你揭示这种兴趣的源头,爱与发现是紧紧相连的。

文史杂谈

至喜亭

□马力



到宜昌

的人,临着下牢溪的三游洞必得一看,将满壁的摩崖吟咏一番后,脚下再紧点儿,绕至山后,差不多是三游洞顶的位置,会瞧见一座重檐的高大亭子。柱身粗圆,尖长的翼角飞翘,形若鲲鹏向西陵峡外寥廓的江天振翅。亭前花木,栽植颇茂,透过枝桠把目光朝漆板金书的亭额凝定,“至喜亭”三字又让一种气韵添在心头,更跟那清歌似的江声配到一处,愈觉这西陵峡口风光的有味。

亭中一碑,刻了细密的字,是欧阳修的那篇《峡州至喜亭记》。峡州,原先写成“硤州”,北宋元丰年间,换了同音字,改“硤”为“峡”。峡州的治所在夷陵。“夷陵”这个名字很老了,到了今天也未废,宜昌仍设夷陵区。

宋景祐三年,欧阳修因替范仲淹直言,得罪宰相吕夷简,落职为峡州夷陵县令。峡州太守叫朱庆基,建了一个亭子,供过往船家休憩。朱太守仰慕欧阳县令的文名,请他写了这篇记。一个地方官,做了有功德的事,属文以志,为自己留下身后嘉名的心思大概是有的。

长江之水太急了,欧阳修的字句,其调促速:“倾折回直,捍怒斗激,束之为湍,触之为旋。顺流之舟顷刻数百里,不及顾视,一失毫厘与崖石遇,则糜溃漂没不见踪迹。”过了这一段险途,“江出峡,始漫为平流。故舟人至此者,必洒酒再拜相贺,以为更生”,复杂心境,全在酒里了。我自小出入风涛,深知此种体验是拿性命换来的。

在这样的地方筑亭,自有寄托:“作至喜亭于江津,以为舟者之停留也。且志夫天下之大险,至此而始平夷,以为行人之喜幸。”这节话,把亭子的得名讲清楚了。那些履险克难而来的船夫,登岸入亭,喘口气,困乏稍解,顿感松快,心里也极踏实。这座江亭的实用功能聊博欢心,在弄

船 击

浪者看来,这固然是一喜,且为大喜。造亭的朱庆基,其实也不算什么显达人物,却有恤民的热情,殊可钦敬。况且夷陵远处僻壤,廩俸皆薄,即便施了善政,在除授官职上,亦难凭此进阶。虽如此,“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,其心又喜夫人之去忧患而就乐易,《诗》所谓‘恺悌君子’者矣”。看到百姓避开忧患而过上快乐日子,朱庆基是高兴的,此又为一喜。

亭子本是船夫歇脚处,欧阳修却悟出了事理。立在江畔的它,很似一座碑,成为清正人格的象征。过此之客,会从江面、滩头投来感念的目光,轻轻摩挲着它的上下。肯为之撰记,表明欧阳修对朱庆基的为官之德,心以为然。

载道文章,总要含些意义。这篇记,写出了船夫之喜、官员之喜。到了宋庆历五年八月,欧阳修因参与新政,贬为滁州太守。他得闲而著《醉翁亭记》,此篇的末段云:“树林阴翳,鸣声上下,游人去而禽鸟乐也。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,而不知人之乐;人知从太守游而乐,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醉能同其乐,醒能述以文者,太守也。”欧阳修宦途多舛,只看这两篇记的文意,一个落在“喜”字上,一个落在“乐”字上,胸襟都是开豁的,情绪亦极舒畅。跟他同朝任吏职的范仲淹,做过《岳阳楼记》,胸怀虽涉忧乐,着眼处却多在那“忧”的一面。

楼亭之文,笔意深长,各有它们的滋味。

欧阳修还作过一篇《至喜堂记》,笔趣相类。“地僻而贫,故夷陵为下县,而峡为小州”,物力维艰自然可想。虽如此,朱庆基的情怀却是不减的,弘济苍生的夙志使他定有所作为。冠上“喜”字的亭与堂,俱有兴造,又经欧阳修这么一写,焯有声名,世人当另眼相待了。

春花落尽有夏自来

□蒙华

一种花儿开就有一种花儿败。这大半年来,我看着小城里各种各样的鲜花次第绽放又次第飘零。春花繁多,相比之下,夏花就显得低调一些。花开花落,有几许感慨是正常的。但我认为惜春尚可,伤春就不必了。

春天过后,是明亮蓬勃的夏天,你的心会是另一种感受。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节,是一个活力四射的时节。时序在夏,斗转星移,花可能已不再是亮眼的主角,红不再是花的主色调,取而代之的是生机勃勃的树和醉人的绿意,由它们演奏着夏日的主旋律。这是自然,也是规律。这时,你会感悟世间万物的生生不息,感喟自然世界的神奇造化。

不必叹息,小城的春天是美丽的,夏天亦是美丽的。这样一个时节,漫步在街头,看到的是满眼苍翠欲滴的绿。笔直崭新的街道两边是整齐茂盛的绿树,街中绿化带的小树小植物绿意盎然。清晨或傍晚,骑行是极好的。人在绿中,有风徐来,空气夹带绿的清新,感觉极为惬意。这些树这些绿,把千百条大街小巷连起来,成了小城灵动、耐看的风景线。这也是一种城市的美,人居环境改造得既文明又自然,叫人无比向往。

很多时候,我会从8楼的办公楼透窗赏绿。这些年政府打造园林式城市,大力倡导植树造绿。单位大院里树的品种多了,参差错落,枝繁叶茂,浅绿的、嫩绿的、碧绿的、深绿的、翠绿的,一片绿油油的世界。风吹叶动,形成闪亮的绿的涟漪,仿佛是夏天甜美的笑靥。远眺之处,还可以看到夏天特有的明亮而湛蓝的天,与叠黛的远山、烟绕的江树连为一体,流金溢绿,明媚鲜活。蝉鸣是必须的,雨是不会打招呼的,彩虹要是有的,夏天的画面就美得令人窒息。窗内的人,看着看着就入了迷,一脸的宁静。

这是夏天特有的样子。就像一个青涩的小伙伴,变成了一个英俊沉稳的青年,挺拔了,成熟了。

在这样一个夏日,我专门去了一趟南岳衡山。上一次去的时候,遇上衡山几十年不遇的大雪,雾凇冰挂,一派童话世界,让人流连忘返。那时候我就想,这些树会不会被冻坏呢?结果这次上山,令我大吃一惊。脑海还是上次的银装素裹,但眼前是山青树绿,一派郁郁葱葱,似乎跟上一场的雨雪冰冻毫无关系。由满山的雪白蝶变成满山的翠绿,由凝结凋零到绿枝招展,仿佛就一瞬间。多么神奇的夏,多么神奇的大自然啊!满目皆绿,我见到夏天至美的样子,身心俱醉。

看花让人欣喜,看绿使人安静。

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锋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编 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